



梅花落，她与时光对话

文/刘伟明

近日，读著名戏剧编辑、作家常瑞芳女士刚刚出版的诗集《梅花落》，才知自己严重低估了常瑞芳的诗歌情怀。此诗集，包括她少女时期创作的秘而不宣的诗笺，和近退休时的通透感悟，共百余首不同风格的新诗。

我一直认为，诗歌必须是对良知、社会责任和忧患意识的个人表达，这在《梅花落》中似乎就得到了一些印证。《梅花落》既是书名，又是辑名，还是篇名，足见常瑞芳女士于全书布局时构思之精妙。“像一场风雪催开的梅花落入泥泞/仅仅由于一把雨伞的丢失或狂风/地上的落叶是群魔乱舞，我们都忘了/风的自由没有边际，人心也荒芜”（《梅花落》节选）。这是沉重的情绪，也是豁达的思绪，表现出了一种对女性特质的生活寄望，在茫茫人海中，寻找那些人心曾经失落的高洁与良知。

“暗物质吞噬的黄昏/血腥味在黑海中翻腾/被描绘成紫的色彩，有些/我不想分辨的东西一并哽咽/利剑，巨齿，谎言/你不见朔风在哪里敲窗”（《真理在黑暗之外》节选），则表现了现代人活在当下迷惘、纠结、挣扎的无奈，但依然还在以最后的勇气上下求索，在思考黑暗之外是否真正存在着可名为真理的物质。

“其实所有的刁难都是磨砺/所幸不惑之年依然

执着/微笑长在心上/头枕古籍与诗歌/让人醉在善良里/不为世俗沉沦”（《磨砺》节选）。作者却以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的自我认知，纵然是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，她依然无怨无悔地矜持一心向善的守望星空。

常瑞芳女士的诗歌确实写得非常有意思，不仅文笔非常优美，且时而神采飞扬，时而沉郁深痛，是名不虚传的“咏絮之才”。《梅花落》共分九辑，内容包含了少女时的懵懂情怀、成年后的各种感悟，以及游历名山大川的心得和对民俗风情的领略。读她的诗歌，大家分明可以感受到我们民族精神还在优雅高贵地赓续，我们文化自信还在激情似火地燃烧，我们心中的美好愿景一定被诗歌文明渲染得五彩斑斓。想起李太白与长沙有关的著名诗篇：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所以长沙的网红，除了闻名遐迩的“臭豆腐”，于文化精神上应该还有诗的存在。时光固然可以老去，而常瑞芳听雨而歌的少女情怀还是那么清纯，那么缱绻。

或许李太白没有来过长沙，但是当时他有很多诗人朋友是来过的，于是长沙也许成为了他老人家最钟情的挂念。古往今来，长沙已经成为了著名的诗歌之城。思来想去，人生最得意的时刻，不就是随时可以与时光进行诗意的对话么？

山花

文/谭圣林

开完对口帮扶工作调度会，我和办公室老刘就马不停蹄，驱车300多公里，沿着崎岖的山路弯入崇山峻岭中，赶到我们对口联系户罗媵家。

这次行动，是帮扶行动回头看，通过走访重点监测户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应对，防止返贫。

路边下车后步行，各色山花丛中笑，粉红的野樱桃、鲜红的芍药花、淡黄的迎春花、紫色的紫云英，不一而足。小桥流水，清风拂柳，感觉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身上都散发着生气。

“罗媵好啊，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来看你了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”我和老刘走进屋，把米油面放在小桌子上。“年纪一大把了，一早一晚腰酸腿疼，总是难免有点的。你们老是记得我这个老骨头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！”罗媵放开摇头摆尾的大黄狗，起身倒茶。

我这才发现，罗媵穿的外衣都旧得毛边了。

这个家庭的不幸令人惋惜。

十几年前，罗媵刚满35岁的儿子患直肠癌去世，留下几间黑咕隆咚的矮屋和治疗欠下的债务。儿媳实在忍受不了隔三差五上门来讨债催债的压力，悄无声息地一走了之。不过，孙女阿花很争气，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。“唉，我的孙女阿花跟着我命苦，那年我没得钱给她交学费上一中。”罗媵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火辣辣地疼。无奈之下，阿花选择了免学费的县职业学校就读，不过她依然不气馁，执意要通过对口升学考上重点大学。为了保证孙女阿花基本的伙食费，已是70岁高龄的爷爷，冒着被毒蛇咬、被野蜂蜇的危险，爬山过坳去采摘金银花卖钱。今天天气放晴，他又挎个背篓上山了。

这两年，我们虽然筹集资金帮助罗媵建好了住房，修好了门前的便道，改良了厨厕，添置了基本的家电，但是因为缺乏劳动力，种植桃李、养殖鸡鸭这些致富路子还是行不通，只有让阿花学一技之长或者升学入职，这个家庭才

会焕发新的内生动力。我和老刘几乎是不约而同，每人拿出1000元，补贴阿花的生活费。

“不行啊，你们为我这个家庭付出得够多了。山里人有句话，你们那么远来，脚步都值钱嘞。不能老是让你们破费，将心比心，你们自己屋里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。”罗媵硬是不肯收。

“叔叔，我每年去县城的饭店打暑假工可以攒钱的，生活费基本上没问题。”一旁的阿花说着，绽开山花般灿烂的笑容。

见罗媵执意不收，我和老刘只好作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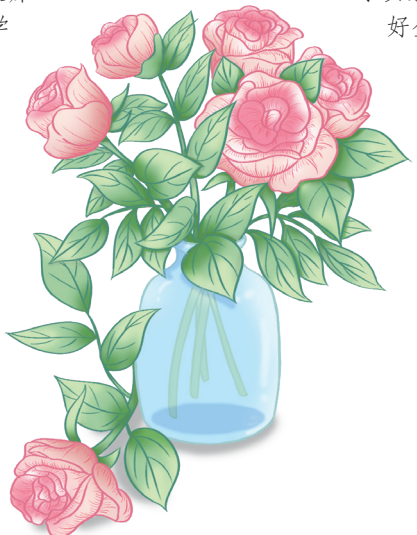
“来来来，你们看看，这是我家老头子这一向采摘的金银花。”罗媵搬出两张木凳，摆个簸箕，把一大包金银花摊开：“再晒一阵子，下次去镇上赶集，就可以卖到药店里，这一大包可以卖得两三百块钱。所以，你们不要老是担心我。”

“这金银花好香啊！”我抓起一把，细细闻了闻，对罗媵说：“你这包金银花，要是让我带到省城去，可以卖得2000块钱。”

“真的啊？不可能吧？”罗媵一脸疑惑。

“你这金银花是野生的、天然的，号称山花之王，金贵得很，价钱当然不一样。城里人都喜欢用这个养生呢。”老刘接话说。为了打消罗媵的顾虑，我当着罗媵的面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她联系好了买家。罗媵点点头，利索地收拾好金银花，让我们带到省城的药店去卖个高价钱。回到单位办公室，我和老刘第一时间给罗媵的银行卡上转了2000元，并打电话告诉她好消息，金银花已经卖掉了，刚好2000元。电话里，罗媵连连说谢谢，高兴地说孙女阿花这几个月的伙食费有着落了。

我不停地附和着罗媵的笑声。放下电话，望着办公室那一大包金银花，不由得想起远山上烂漫的山花中，那位佝偻着背采摘的七旬老人……



偶遇女孩

文/刘先国

午餐后，我在院子的休闲广场散步。广场呈梯形，四条边是用花岗岩铺成的小路，围在中间的是刚剪过的草地，散发着青草的味道。草地上散布着五株老红桧木、七八株铁树和几株不知名的杂木，西北角是一小片密集的樱花，西南角有低矮的茶花，视野通透。广场两条小路交叉于一个仿古的亭子，一个老人坐在亭子里的条凳上，手上拿着收拢的犬绳，望着爱犬在草地上奔跑，嘴里吆喝着口令。天空晴朗，一尘不染。

路上没有别人。我走了四五圈后，见一名十岁左右的女孩站在路旁的石凳上，双手捧着望远镜，架在眼睛上朝我张望，我发现她后，便抬起左手摇着“V”字形手势朝她打招呼。当我走到她身边，女孩说：“爷爷，我望见您越走越近，越来越大。”她放下望远镜，露出一张干净的脸，眼睛大大的，明亮透彻，有光在眸里闪动，像山溪里跳动的波光。看到她对望远镜充满了好奇，爱不释手，我猜想应是她爸爸妈妈刚给她买的，我问：“谁给你买的？”女孩响亮地回答：“是我奶奶捡的。”过了片刻，她大概觉得意思没表达完整，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奶奶是收废品的。”

我继续往前走，女孩落在我身后，她从望远镜里看着我越走越远。女孩的话瞬间触动了我，使我想起一件往事。

我参加工作不久，娘从乡下来城里看我，她努力改变自己，仍藏不住土气和寒酸。我领着娘在院子里走走，遇到认识的人，我就介绍说：“我娘来看我了。”带娘去百货商店扯衣布，售货员正好是我夜校的女同学，当我介绍说是我娘时，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伯母。”多年之后，娘当着众多亲戚的面讲述这些事，欣慰和骄傲地说：“我儿子没有嫌弃娘，不怕娘在人前丢丑，逢人就说‘我娘’。”娘的眼睛红了，被泪水浸润着。舅舅说，古话讲得好，“狗不嫌家贫，儿不嫌母丑”。娘问我：你那些同学都好吗？我说：都好，都好。娘有些激动：“好，好啊。”

想着想着，我又转了一圈，来到女孩身边，她依旧对着望远镜望我。我说：孩子，你喜欢奶奶吗？她不假思索、响亮地回答：“喜欢，我奶奶可好呢！”我鼻子一酸，不知该对女孩说什么，快速地从她身边走过。走出几丈后，我转过身来，对她喊道：“好孩子！”我一路走一路想，这孩子一定不会辜负奶奶的。

我再转一圈来到女孩身边时，她正拿着望远镜对着办公大楼。我停下来，因为怜爱声音变得格外轻柔：“孩子，看到什么了？”她放下望远镜：“我想望办公大楼，看不清楚。”我赶紧告诉她，望远镜是可以调焦的。在我指导下，她很快学会了调焦。当她再次望见办公大楼时，惊叫起来：“好清楚，好高哦！”我说，你学得这么快，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啊。她说：“还行。我奶奶要我好好读书，将来到那栋办公大楼上班。”我惊异孩子的理想是如此具体而朴实，不禁想起在没有高考的年代，自己一心想当一个民办老师。我推断，她与奶奶一定有一段温馨的对话，而这段对话，将温暖她们一生。

我又转了几圈，每次看到女孩时，她都神情专注地望着望远镜。我没有惊扰她。根据她的姿态我猜想，她望见了办公楼、路上的行人、树尖上的鸟、草地上奔跑的狗、天上飞过的直升飞机……此时，她的镜头正对准一小片紫薇林，紫薇花正盛开着。

我转了几圈之后，女孩不见了。我环顾四周，广场上空荡荡的，不见一人。我怅然若失。

出了几天差回来，我每天在广场上散步，希望与女孩不期而遇。几天过去了，不见女孩。遇到三五成群的小学生时，我仔细辨认，想找出那个女孩，每一次都没能如愿。草坪里一群孩子在嬉闹，我寻找了半天，没找到。我有些失望。女孩的相貌也渐渐变得模糊，就像梦中遇到过的人，不能定格。我怀疑自己的记忆力，若遇到女孩怕也未必认得出来。但每次经过那条石凳时，女孩的形象又清晰起来。

燕山小学门口，孩子们排着队出来，从我眼前经过。我没找到那个女孩。所有的脸庞都变成了穿着校服的背影，渐行渐远。我要找的女孩一定在他们中间，她像一滴水，融进了海里。